世界小報

編輯部◎營業部◎在上海城內福佑路小世界◎北電話中央四六九◎南電話一三一七

定報價目：本報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內每月四角半年二元全年四元 日本及南洋同 歐美各埠加倍 大洋均算 報費先惠 郵費全年一元半年五角 郵票九五折算

廣告刊例：二英寸五寬二英寸高為一格每格刊資二元 中縫分作四格零登照算 長期面議 封面及新聞後加倍 美術及告畫面議

編輯者　張丹斧　姚民哀

◁第三百零三號▷　每張售銅元兩枚

小世界游藝時刻一覽表

大京班

日戲二點至六點半

蘇安子 恢芳紅 九十九歲
白玉福 行路
小黑燈 馬俊峯 雙代箭
劉禹臣 朱友奎 樓夢
劉長寶 邱德成 過五關
劉春林
王勳臣 張福雲 舉鼎觀畫
張紫珊 李奎官 金殿裝瘋
高榮 劉春祥 李林芳 袁官 單德元 嘉興府
劉寶 馬利 張永山 張松芳 長霞

夜戲七點三至十二點

白玉福 滑油山
小燈 黑借
劉禹臣 張福雲 高閭
劉長寶 李祥芳 馬永利 八過
劉禹臣 張福雲 晴 撕
張紫珊
王勳臣 四
張松山 劉長寶 袁奎官 長
張紫珊
單德元 板
邱德成
朱友奎 劉春林 高榮祥 戰地

第一層影戲

二點至 點 六點半至七點三刻

第三層影戲

五點半至六點半　十一點至十二點

大部寶蓮長片 本四十四集 現映

本四三二一

抵制和提倡 二大問題

現在國民的腦筋大半已經覺悟稍有
就識有一種思想了抵制外貨也是表
思想的有一種國貨但是抵制極應要
之後沒有國貨來供給人家應要用抵制
的感觸而了且逐漸仍舊要去買
製牛肉果子食品所用原料純粹
字老牌結汁品肉華李陳皮梅種
法考究清潔牛肉非常美觀味極
以抵制劣貨裝璜從前游
發買劣貨要如收
屆實在的現品吸都已經用
代替不少要在大每美麗裝
美味劣貨品幼量歡所以
加有可美自更加喜少然
還色食中然挽外不才好
喜從中永遠提倡
盥諸君

二層樓雜耍台

周杏泉 周慧珍 六點二十分至六點三刻 中西戲法
田永奎 楊鳳起 一點半至一點 六點至七點十三分 文武戲法
王玉林 李寶庭 一點至二點 七點至七點四十分 化裝雙簧
沈易書 六點廿分至六點四十分 十二點至十二點 南方拉戲

女子新劇場

黃奇 悟
五點至五點半 十點半至十一點
歐美魔術

四明文戲

二點至六點

陳阿高 小如意 存蘭花
沈美生 小阿玉 採石榴
宋小金 孟阿火 買餛飩
沈小春 康桂林 集寶昌 後

七點四十分至十一點四十分

陳阿高 小如意 香蕉計
沈春林 沈美玉 東樓會
宋小金 孟阿火 雙講蕩
康小集 小阿昌 桂寶生 捉五通

三層樓小戲台

改良本灘

三點半至六點一刻　八點至十一點半

蔡鶴梅 魏雪林 張文俊 花月英 陳阿東 陳紅月 花素娟
日演 酒壺計 草庵會
夜演

陶社男子新

一點至三點半　八點至

徐小厂 朱幻兒 張虎文 宋掌輕 楊夢影 嚴忍庵
陸玉 姚一民 蔡雨梅 吉少厂 葉解頤
日演 三約牡丹亭 夜演 珍珠塔

二層樓書場

周杏泉 一點至二點半 十一點半至十一點三刻 金鳳擂
王再亮 二點半至三刻 十一點三刻至 岳傳
朱菊菴 六點至六點三刻 廂
姜鳳笙 三點至三點半 七點至八點三刻 果報
馮子美 八點三刻至 錄
周沁泉 三點至四點半 八點三刻至九點三刻 文武香球
周潤泉
吳小松 四點至五點半 九點至十點 金鳳擂
吳小石 九點三刻至十點三刻 白蛇傳
筱桂 五點半至六點半 文明
筱孫 六點半 蘇灘

二層樓化裝申曲場

一點至五點半

胡雪山 小愛媛
曹掌生 趙三寶 侯泉棠
周少蘭
丁少蘭 丁婉娥
日演 荷包 拔蘭花 排八字

七點至十一點半

胡雪山 侯泉棠
丁婉娥 丁小娥 丁少蘭 三寶 趙寶掌 曹少 周蘭生 小愛媛
夜演 （下本福增休妻）

四層樓灘簧場

常州灘簧

黃雲泉 王大狗 章炳卞 尚和劉 生仁程 寶阿錫 良
吳尚和 劉生榮 朱根福 沈桂生 孫玉寶
三點至六點 日演 五六本 菴堂相會
七點半至十一點半 夜演 十一二本 珍珠塔

品勝社

古裝 蘇灘
一點半至三點 六點至七點半
日演 嚴嵩 慶壽 張三 借茶 夜演

灘簧幻術場

張素蘭 六點至七點 女子灘簧
胡壽慶 五點半至六點 十一點半至十二點 大魔術 新套

慈善救濟會籌募難民工藝廠基金還本債券

夏曆十一月十五日開籤

徐順興紙號

本號開設上海民國路吉祥街口 專印中西文字絲紗仿帖 特別異樣計開 傳單承印各業貨品包紙 精製照相銅版鋅版 五彩石印 素絹綢緞 喜幛軸壽屏聯錦緞 對各種雜貨 蘇州籤旗 一應俱全 凡各寶號賜顧 莫不同聲讚美 務請賜臨 無任歡迎之至

電話中央五六九二

介紹張星海醫師

濟世活人之首 本於能力 以而不施其技 則多寡者不能竭 吾友張星海先生 精醫 於泰西醫術 者十餘年 在滬上 甚不多觀 院應診 無論貧富 咸盡悉心診 治受惠者稱頌弗絕 同人屢勸 其另設診所 近遷許可 爰為 紹於邦人君子 星海 之 自傳於尋常 時俗

介紹人 李平書 鄭子嘉 楊小川 陸菊笙 李英石 朱葆三 王一亭 胡寄梅 張蘭坪 虞洽卿 曹若同 陳潤夫 聞蘭亭

延澤醫院 梅毒 淋病

上海民國路東新橋街轉角 院入時隨診夜登

內外各科 注射六〇六 每針五元至十元 上午送診號金八角 下午門診 診金五角 添設病房可以養病

惠濟醫院

專治一切疑難之症 主任為前清御醫 施燮父先生

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為應診期間 出診八元 過界不加 過時加倍 無力之病家只取二元二角門診一元號金二角 送診於應診期間內隨時皆可

院址 六馬路申江影戲館隔壁

電話中央三八七七

滬唯醫院

精醫新白濁老年花柳 骨痛梅毒橫痃下疳 俱用科法新藥 包醫速收奇效 老手無痛注射德國六〇六 專精脫痔新法無痛打針不用刀割七天全愈 斷根

院址 南京路四川路朝北首波路口

醫生 何炳清 黃佑文 仝啟

萬國救濟俄僑難民義賑券

第三期 正副券

夏歷十一月廿三日開獎

正副券每張二元五角 分條二角五

會址 上海法租界朱葆三路十六號

電報掛號一九二 電話中央六五六〇

豫章瓷業公司

開設 上海新北門內張家路中

十週紀念 特別放盤 照碼八折

本公司向辦江西景德鎮各種仿古名瓷以及上等白胎精細書畫名家寫生 素申惠顧諸君之隨心如意久蒙各界贊許 本公司現屆十週之期 以資紀念 照價削碼減為八折 藉表款忱 如蒙惠顧 請至敝處 庶不致誤

本公司主人特此謹白

興泰電燈公司

四川路A字七十二三號

電話中央四一一九

專售電料 以廉花樣 式樣新到 歐美代裝 燈鈴彩燈 廣告上海 獨步堅固工料

上海城內邑廟西第五家 新開 泰豐南北貨號

發兌 官燕 銀耳 華洋 海味 茶食 糖果 罐頭 禮品

准於十一月十一日開幕

小世界順興樓二層菜部

本樓承辦各界蒙賞顧 酬答雅意 起見於本月廿四日起新增各色火鍋 並隨意小酌 麵點 一應俱全 零菜計算 △火鍋價目 六角一元 一元二元 半

為什麼要稱模範游藝場の

全中國游藝場辦事人的精神 大概注意在春夏兩季 一到冬天 生氣全無 再也不肯動腦經增添游藝了 別無法子 除是扣包銀 減省游藝之外 又幾十幾種的游藝 大半到年底各報休刊的當兒 哄動新年游客 大吹特吹起來了 用這種卑劣手段 這是辦游藝場的不二法門 人家讚美我們小世界誠實不欺 我們覺得很慚愧的 不過我們的設想比他家兩樣一些 就是十月裏添武生單德元 青衣張紫珊 也是應該的事 要應社會的需求 那怕天寒日短 急景彫年 無論多少資本 也當加添下去 現在我們接到游過小世界的游客來信 說上海鬚生譚派太多了 耳朶內聽得乏味得很 你們小世界的大京班 角色最全的了 惜乎也落這窠臼 因此上我們立節托人 挽留一位孫派鬚生王勳臣 於十一月初一登台 請太家來換換新鮮 順便再報告一聲 游藝場內魔術 從來沒有用過兩班比賽過 我們想出一個魔術競賽新游藝出來 本來二層樓有位胡壽慶 如今三層樓添聘一位莫悟奇 從十一月初一起 全班日夜登台獻技 這兩位魔術大家競賽起來 各顯神通 大概有些看頭 總把沈易書的拉戲 普通眼光 實在他明明是放在北方雜耍裏頭 我們小世界打破這舊套 也是十二月初一日起 請沈易書在四明文戲台上獻技 因為他三年前到甯波去 在義賑會擔任義務三天 甯波地方男女老少 都歡迎他 娣比在甯波的甲子太少 那甯波義賑會的職員 大半就是現在小世界的辦事人 所以深悉情形 纔布置到這個場子上 當時沒有聽暢快的 如今好暢快的聽了 各種游藝 總不更動 詳細鐘點 請閱張丹斧姚民哀編輯的世界小報

門票照舊 小洋一角 各場子內 不另取資

女子新劇 廣華社

禮拜堂婚變

十一月初八日戲 一點半至五點

（節目）舌辯 訂婚 設計 私覿 婚變 哭墳 捕奸 重圓

（劇中人）（扮演者）

劇中人	扮演者
李喜鸞	文英
李娟絲	美玉
李和南	天樂
李僕	志奎
葛樂斗	桐影
卜乃顛	情夢
董普渡	明珠
董維翰	桂笙
馬蕾	蘭珍
馬妻	采英
男女來賓	倚風 美儂
司儀員	玉峯
李婢	劍民 如夢
警察	稚生
牧師	楨增
阿奴	月梅
侍者	雲南

新殺子報

十一月初八日夜戲 六點半至十一點半

（節目）托孤 祭奠 前誘 露機 求援 送歸 盤婦 後誘 反噬 監夢 謀 慘殺 殺奸 鳴冤

（劇中人）（扮演者）

劇中人	扮演者
王雲甫	明球
王刁氏	美玉
王少甫	雲南
王秀英	文英
阿巧	采英
周明義	天樂
周太太	桂梅
周僕	笑夢
周婢	倚風
王老僕	笑天
禮生	小梅
男女吊客	玉英
醫生	蘭英
賈仁義	桂增
余勇	鶯笙
知縣	志夢
差人	劍民
忤作	玉儂
隣人	小梅
禁卒	鏡花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按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遞之報紙

返老還童

報上說外國來了一個特別的醫學博士、能使人返老還童、醫一次、可減二十年、就有許多新聞家替他大登其廣告、說甚麼堂子裏面的倌人、和花旦拆白黨等等、都要光顧他的、我以爲人心不知足、譬如沒頭髮的歡迎生髮藥水、及至生出頭髮來、又要想使他光澤可鑑、或是盪成捲曲的樣子、種種不經濟起來了、譬如登『十麻九耻』廣告的人、把人麻皮弄平了、於是又在這平皮上面、發生許多雪花膏種種不經濟的關係、可算這兩件事、完全諷刺了許多香粉店罷了、如今就相信他那返老還童的法子靈、那麼好了、世界上老女人都要變成河西少女、老男人都要變成歸來劉阮的模樣了、而且既能不老、當然長生、說一定久而久之、就有做了人家高曾祖父的、還在那裏扮花旦充拆白黨、做了人家高曾祖母的、還不免塗脂抹粉、大上其鹹肉莊、就像李春來林黛玉等等的脚色、恐怕用不着投胎轉世、倒又做起小後生小姑娘來了、有人說、你母[?]何不也去醫醫老、我笑道、物稀爲貴、我到那個大家全年輕的時候、只賸下我這一個老子、還愁不出風頭嗎、哈哈、

高仰之的情史

■如其不信……請驗臂膊、　　飛雲

新近北京那件雙高案、鬧得滿城風雨、他們大報上載大事、什麼最高次高內高外高洛高保高那些事情、自然在大事之列、沒有我們小報的份、這[?]雙高案、就事實論、法廳誤捕了一個人、有什麼希罕、照某報通訊上說、那位福建高、始而還認是生意經哩、照此說來、眞是一段小事、實在對手方也是個法律家、常言道相不吃相、所以豎起耳朵、戴起法律面具來理論、要開甚麼律師公會、請法家政之起來、我們小報上、就挨不着談了、算做北京通訊、要在大報上登載、但是本小報、偏偏搜蟹脚、搜出一件事來、軋軋時髦、我們江蘇人、不談別省人的事、祇談我們江蘇人的事吧、這是套着那篇蘇人治蘇老文章、

自然我們居然算報館記者的、也蘇人言蘇了、因此上丟開那個嘉禾爲記的福建高穠、單談我們江蘇的高朔吧、

却說高朔、表字仰之、江蘇常州府武進縣人、東洋法政留學生出身、居然也算是個民黨、[?]復時候槍斃的陳大復、是一起的人、自從[?]丑失敗之後、便仗着在本地面上刮來的一些小財香、(姓居的做民政長時候高仰之着實撈着點的)安然在上海住下、滿口的豺狼當道、我將醇酒婦人、自戕其身、其實醇酒是假的、婦人是眞的、那時候唯一的婦人陳列所、就是湖北路浙江路交界地方的樓外樓、高朔沒有一晚不到的、這個當兒、有一個嫁人復出的伎女、叫做洪雪香老四、她是說書朱輝笙的老姘頭、其時朱輝笙自薦、做起呂[?]的司馬相如了、兩正和乃兄在樓外樓[?]、洪老四[?]下一發生了[?]戀愛、好似贏呂遇就夜夜跑到樓外樓、高朔看對了眼、看了繆毒、武則天試[?]了薛敖曹、了、由淺入深、漸通款曲、那時候兩人愛好到極點、高朔於是乎丟[?]的洪老四、自然不自承是生意上出自戕其生的念頭、想終老此鄉的法身、居然算是人家人、推說是新[?]則、掮出東洋法政學生牌子來、開的文君、高朔就老實不客氣、脫[?]起律師店來了、

若亦如[?]、[?]命不其休乎、想至此、不禁興無限感慨、天恨青衣索稿、其字跡非[?]、推薦名則係嬌筆、闊哉鶯花編輯、可與施老板葉勁風後突姚笑矣、(紅綃阿哥千萬別動氣特地和你開頑笑的)、

清史補闕

石柟山民

■在理教

在理教、亦稱理門、盛行於東北省、西南諸省、間亦有之、以吸煙飲酒二事爲大戒律、雖亦爲官所禁、而從其教者甚衆、不過多市井婦女、鮮有衣冠中人者、近軍界中人、頗多此教信徒、民國初元、傳有該教大師、居武昌之冰堂、擬大行其教、以故鄂中驟然增加無數信徒、駸駸然普遍長流域、或卽斯人之宣傳力也、其教義頗秘、世莫得聞、入其教而叛者、名曰反門檻、亦稱反理、云主終身不昌、然叛者甚多、不[?]試探此輩叛者、亦不肯以教中眞詮告他人、個中所謂乘理不乘道、其公共聚[?]之所、若天主耶穌之禮拜堂然、則名曰公堂、亦名[?][?]、[?][?]之地、亦所在皆有、而不許教外人入內、[?]觀者[?]、[?][?]曾[?]勾當公事、過一僻鄉、里胥延入一室、則其禮堂也、[?][?][?]代祖師神位、其楹帖、皆屬讚美祖師語、憶有『名登桂榜』字[?]、[?]詢之、則曰、創此教者、乃明季一孝廉、姓楊氏、(其名字與里[?]、當時里胥曾詳言、余因日久忘之矣)、此教創始之際、正值宏光[?][?]之時、楊某落髮爲僧、入山修道、以其道傳於徒衆、教中事[?][?]多、儒釋道三教名人、皆有焉、教義膚淺、然頗有辭通、亦精研[?][?]之術、每值開堂、其大師趺座其上、歷七晝夜不動、飲食[?]人[?]而不便溺、奇哉、其徒皆善飲啖、有以此術遍遊諸公堂、如僧徒[?]掛單然、至則供以麵粉五六斤、[?]十觔、摻以冷水、粗硬不可[?][?]、然必須食盡、亦成法也、食[?][?]、乃薄[?]遺之、最要之神、凡[?][?]、(本節未完)

浪漫談

徐碧波

十月初二、瀛海開往滬上、[?]輪船擱淺、潮來將行、忽遭覆舟之災、是日天氣晴朗、乃有此意外奇殃、旅外人之生命、誠不能自料也、此次計載六百餘人、死者達百餘、幸在日間、否則更有不堪設想者、吾因此次來瀛海、乘夜班輪、不幸亦擱淺、至[?]夜之久、潮來而行、幸未出岔子、

一手黨

共四十四大本

●說明書●

前部第一集第一本 無頭信恐嚇財耀 用電綫暗殺富紳 綺窗沈寂花枝窺枝華麗書室中有十八安郎逗犬爲戲女郎芳名(愛蘭)即富商(杜治)在寫字間披覽函忽有瘋手跛足之丐乞升[?]家喃喃求乞怪丐未得主人之許可擅自入室立命侍者逐出之忽在寫檯見七百萬之股票下署墨畫之怪手以代之命車返家在車內疾行中復接前式之函並云苟不交出則君之性命到家即將股票收於[?]中[?]律師(彭烈)授手瘋手之盜接電綫於地穴之中其用象皮包於手指故意偵探之目事訖欣然而去

前部第[?]本 瘋手之強盜假指印 喜獲證據 明日侍者入室見翁倒斃於地乃大[?]哭之哀待後承(詹臣)即訪事之介紹得大偵探(葛賚)來家得證據其實則已受盜刼江畔之所[?]

女郎手之盜在彼開視盜得之巨所希望之價値七百萬之股票由女父收於夾中女郎亦告知外人無論

前部第四十四本之大好文字可謂眞好影片也 假博士偸竊迷藥 山邊婦嬬醫院之著名醫博學士發明之迷性藥 不肯輕用是日因欲用此藥以治病特出一小瓶老之德國化學博士來院參觀博士迷性藥也 前部第二集第三本 中人到處尋覓竟無影響以迷性藥注入之人方知醫院德國化學博士迷性藥也昨日女郎(愛蘭)始醒不復意昨日(左)

迷性藥忽失所在院 明日女郎探昨事再用迷藥獲強盜捉住偵探 明知有異形狀有異女郎之姑母

之事而前部第二集第本 接其得女郎一書有汝無資格可免干涉此事明 在室中正談話忽見門隙中發見一信

士芬)亦在室大偵探(葛賚)中其作證人(彭烈)及探影(詹臣)均

西醫 吳玉孫

治婦孺耳鼻目咽喉內外各科皮膚花柳淋濁戒煙肺病專科跌打損傷接骨人體獨步手術

門診上午十時至一時小洋六角 特診下午一時至四時洋一元

梅毒 注射德國新六〇六每針三元至七元 花柳諸病一針包愈

白濁 最新療法特效包愈 注射德國哥納琴每針一元 貧病不計

診所 六馬路福裕里總弄 電話中央六二五〇

秦文淵門人俞伯明醫家

寓小東門內梧桐弄內十五號

上午門診 下午出診

俞伯明醫士爲秦文淵君之高足且家學淵源爲澂蘭先生之文孫舜卿先生之胞侄今在小東門梧桐弄內懸壺應世存心濟人求治者莫不手到病除有口皆碑抱病者幸勿交臂失之

介紹人 李平書 夏應堂 談幹臣 金百川 余伯陶 殷受田

歇浦潮拾遺

(二四八)　海上覺夢人

◉第八回 家破人亡不堪回首 燹餘羨鶴眞個傷心

不知薄澤生答應推銷多少賑券、要求把一個花榜狀元給這小老四做交換條件、總算捧她捧到十三層了、小老四有了這戶客人、好似請了個活財神在家中、不愁什麼了、但是人心是一樣的、常言道飽暖思淫慾、饑寒起盜心、小老四吃飽着暖、生意又不愁、便天天到那游戲塲去頑耍、和她一淘進出的、那是徐老虎家裡新走出、來的老二、因爲老二和這游戲塲裏一個唱書先生、有來去的、故此天天要去、和小老四倆遇到了、便常在一起胡調、却巧吳嘯青呢、那一個老四不在上海、他便像無籠頭的馬一般、專門尋野食、却巧尋着了一個老相知雪老五、嘯青逼着雪老五要租房子、但是雪老五、現在非正式的嫁一個姓褚的客人、

蘇州的兩日

(八)　夢影生

碧波自負蘇州的路、他爲最熟、於是我們跟着他、曲曲灣灣的、從捷徑到了某苑茶肆、在一間簇新的所謂彈子房裏、揀一只桌子坐下了、我不懂那天何以竟有這許多說話、有一搭沒一搭的、東拉西扯的、總有些話說、一個說了、一個又繼續着上來、一面的吃葱油月餅五香豆和茶、一面却不絕地談話、平均着計算、恐怕姚[?][?]的話、說得最少了、高的太陽、變了紅的夕陽了、於是無論如何、到此時總好像是散場的時候了、於是又一同到了某苑、碧波別去了、佩萸別去了、走到觀前、只有菊高賡夔和轉陶三人、說着說着、又說起了蘇州的影戲、於是姚賡夔就介紹我們樂羣社、開演的『在規定時間內之吻』、他盛稱其佳、於是我們便商議着想去看、姚賡夔說願意陪我們去、菊高和轉陶却作別了、我們和賡夔同到了樂羣社、影戲還沒有開演、打幾下乒乓球、不幸球又是破的了、只好權且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下、賡夔却和他的朋友談話着、

在看影戲的時候、賡夔忽然和青萍談論起戀愛問題來了、他對于戀愛的見解很精徹、他說『只要有戀愛、不必問性別、只要有愛情、便是成爲終身的伴侶、所以同性戀愛的價値、和異性戀愛實相等、而不能加以是非、

很旖旎的一幕影戲散場了、時間差不多也近十點鐘了、於是在樂羣社門口、和賡夔作別了、坐着車子出城、看着過眼的繁燈、思量着日間的歡樂、

於是蘇州的二日完了、次日早車中、便有我和青萍坐着、默默地向上海前來、(完)

三過書

水報

[?]聽得她帶着悽慘之聲道、媽、你要問我經過的情形嗎、還是不說的好、是不說、倒教我更其難過啊、伊道、媽一定要聽、待我慢慢道來、自從王伯伯帶上生意之後、覺着處處不慣、可恨那阿姨、教我不論面熟陌生、[?]下老少的客人、一概要老着面皮去招接他們、而且要我學得嘴口活動、稱呼客人、甚麼叫做大少、什麼叫做老爺、大人、凡是客人的舉動、都得心領神會、不待客人開口。先要料到他們的心腸、料到之後、更宜服侍得他們稱心適意、據說這多是吃生意飯的經絡、我聽了這番教訓、好生逆耳、面子上、不敢違背、暗底下却非常痛恨、不免有許多地方、背了伊們的規矩、因此便得罪了許多客人、狠心的阿姨、便罵我是野種、是不識好歹的蠢材、可憐我從此天天不受罵、便受腌臢、祇少動手打了、伊祇到這裏、止不住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

舊小說新話

繁霜

羅貫中之平四寇、雖行文布局、遠不逮施氏筆力、然書中人名、繁若碎屋、能次第收拾、不使混亂、已非易易、苟令今人著斯、必如新婦作羹湯、手足無措矣、

曩聞廣陵于嘯仙言、皮五瘸子清風閘故事、如何如何佳妙、及讀其書、令人作三日嘔、于云此書之妙、能蓋背下流口吻、然細讀斯書、未必盡然、豈坊間流行之本、乃屬贋鼎耶、抑于之過甚其詞乎、疑竇至今未解、

彈詞小說、以來生福爲最佳、不過結束微嫌累贅、第一回長恨生之鬼勸妻一大段、閱之殊堪絕倒、可惜措詞太覺陳腐、故不合於今世社會人士之心理、若天雨花安邦定國志等等、雖亦爲彈詞小說中鉅著、較之來生福、似遜一籌、

昔人著小說、嫌資料太少、今人作小說、覺資料太多、因其資料太多、故其文字、逐不堪承教矣、

新山歌

吳儂

倘小雲格丈人李壽山、論他本事弗推扳、現在雖然年紀大、皮黃崑曲纔能來、

小輩英雄馬富祿、學張文斌一派蠻發血、(發血吳諺發鬆之謂)今番是代表王栓子、(此次許少卿原約王長林之丑角因王爲小樓叔岩所留住藉口滬上新歸臨期悔約舉馬自代故思由亦舞台去挖來殊不知爲小翠花帶回北京矣)所以他的風頭格外足、

還有劉春利拉李春林、劉鳳奎搭仔周鳳亭、下手掃邊歡裏子、拼拉一淘唱兩聲、

格副班子行情弗會輕、起碼總要五萬金、十門角色樣樣有、單少一個二路青衣李連貞、(李連貞亦許所預約者因李與姚玉芙不洽兼以嗓音復亮在京所入甚豐不願跋涉南北亦臨期謝絕者)

天行室劇話

梅徒會

匪特劇之與劇、即此段之與彼段、上句之與彼上句、此下句之與彼下句、亦皆各各不同、其所以不同之[?]、雖有時亦以劇中之情理而別、大都不外求字音之適合也、明乎此、則[?]譚調實無如何如何之神秘、亦不過字正耳、學譚者、苟於此道求之、[?]無其他神秘莫測之法矣、因是並憶及舊劇(拜崑曲在內)造字用字之妙、卽如『衆將官』『來也』『去者』『帶馬』等名詞、已被武將元帥等用濫、而[?]人亦淡漠置之矣、殊不知此中含有『聲音』『心理』『軍事』諸學在內、吾[?]若此、知讀者或指予爲夸誕、然而不然、蓋爲官者也馬等字、非屬陰平卽屬上聲、實如陰平、而四聲之中、最高暢亮[?]、莫過平聲、祇須照正音讀去、不則然使高亮動人、聞之者、陡然一[?]、卽不由得心領神會矣、此在心理學家言、有類『暗示』、(催眠術家[?]用之遇緊要之暗不時突大喝一聲蓋亦此意)而在軍事學上言、則爲『[?][?]』然其『立正』『前進』及『稍息』等名詞、若以字音論之、則殊欠警策之[?]、祇此又成塵羮美士飯矣、讀者勿以予言爲譎、須知是卽聲音至理也、(未完)

霜天菊影記

好好先生

梅之兩手、十指纖纖、[?]足稱述、梅扮相之自然、則因其頰下無喉結、與女子無二、亦我人所當揄揚、若謂梅美目盼兮、則眼泡較梅尤腫者、[?]可譽之爲奴視王嬙貂蟬、婢妾西施玉環焉、雖然、苟如此[?][?]、尚不[?][?]、尚不得謂非就藝論藝、今之所謂梅訊者、尚不及此、[?][?]昨日梅赴何處宴會拜客購物、某人亦偕某某觀劇、我嘗[?]目冥思、設梅忽發痔瘡、則應載否乎、設有一乞丐、拚一[?]之積蓄、大請其同志、踞廂廳觀劇、則應載否乎、雖然、[?][?]滑稽之言也、就事實上論、出入梅寓者、未必皆是一等一[?]人、譬如天蟾舊同事、廖連卿林蘭芳輩、亦至梅寓拜會、[?]則如何記載法、略之、則廖林固亦梅寓門簿上曾登名過者、詳之、則謂廖林之捧梅、抑作梅之提挈廖林、而戲園中[?][?]者、特別廳廂、固爲名人所據、然二等起碼中、安知不有二等起碼社會之名人在耶、(未完)

復姚民哀書

張恨水

(上略)手示敬悉、儲書苦冗、致遲[?]覆、欲其再作馮婦、[?]無異驅老馬奉復、死罪死罪、京塵魅影錄、[?]出塞矣、三年來深知著述生涯之苦時感于人事、略爲鋪張、信手拈來、早已改作新聞事業、良以撫拾見聞、容易成篇、習之既久、所博亦裕、本無經緯、事過境遷、都不復記、坦途遠征、遂而忘返、近來豐沛故人、羈里下士、騁鼓經年、悉謀兼業、既知弟所勾當、乃以其所知、命弟筆錄、得有微資、則分謀醉飽、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以是故弟所聞較多、而所紀亦忙、朝三暮四、生張熟魏、但求獲選、任意化名、人不見某有述作、不知某之手筆、實日日闌竿報端也、崇君雅意推崇、常無以報命、亦以爲此、

[?]邇者枯冬客居、長夜漫漫、意欲剪紙招魂、間選小史、或可成篇、當以奉政、潤硯之資、正非所計、臂睹票友、偶然粉墨登場、其目光不在戲份也、鄭君醒民之約、暇當拉雜京塵、奉塞篇幅、尙乞見示鄭程、藉候起居、紙短言長、不盡所懷、專復並頌

著祺不一、　　弟張恨水頓首、十二月六日、

頑梗風花夢

(二〇八)　蕭引樓主

◉第十二回 偵命案無心逢奇事 露破綻有意放仇人

方[?]辭出來、那天晚上、大概有一點鐘光景、西風正刮得鎮天般的響、那半明半昧的路燈兒、和着一腔寒月、都被冷雲遮得半黑半白、那條馬市大街、此刻正是萬戶無聲、祇有車馬行的牲口、驚寒夜嘶、和着吠影的犬聲相酬答、在那虎坊橋附近地方、有一個人、好似喝醉了一般、一脚高、一脚低、踉踉蹌蹌的向前、走到爛縵胡同口、那醉鬼連連的打呵欠、口裏却嚷道、酒保呀、你怎麼不把酒燙給爺喝、難道爺、曾少過你一半個本[?]不成、一句話沒說完、冷不防、脚底下被一塊石頭一絆、便跌了下去、再也扒不起來、口裡却還在那裏嚷、五魁、八馬、好酒呀、不用客氣、喝個爽……、快字沒出口、却把溝沿當做枕兒、呼呼的打睏起來、那時、又沒個閒人走過、兩頭都沒有警察崗位、由他睡去、不然、總得扶他到就近警區裏過夜的了、

□編輯完了

記者

今日所刊飛雲君之「高仰之情史」一則、頗有趣味、而石柟山民之記在理教、異常精確、記者皆認爲有價値之著作、讀者以謂如何、

錫侯先生、偶拈 **小世界世界小報** 七字、囑記者對一下聯、百思不得、因刊之報端、閱報諸君、許爲記者[?]對否、如有此清興、函寄本報編輯部、佳者、當以游券十紙爲報酬、

姚民哀因病、文酒之筵、亦久謝絕、更無論世俗之酬酢、十二號午刻、沈卓吾劉藝舟二先生、假座[?][?]查筵請報界、簡邀民哀、而民哀[?][?]赴、囑記者代志數言、以謝沈劉兩先生、幷道歉忱、

論梅著作、已收到佳稿不少、本報當次第披露、但有題外痛詆之作、似成爲「梅訊」式之反面文章、殊無意味、恕祇割愛也、